

## 作者讀者心聲

爭鳴月刊諸位師友：

驚悉貴刊將“告別”，十分心痛，萬分不捨。貴刊四十年來，力倡自由民主、痛詆惡法暴政，悲國運之多蹇、哀民生之多艱，功在今世，德被子孫，讀者、作者皆感佩於心。我自 2003 年起開始在網上作文，第一篇發表於紙媒的文章，就是投給貴刊的。從此與爭鳴、動向結緣，合作十餘年，受教良多，終生不忘。但願貴刊有榮耀回歸的那一天。  
恭祝貴刊同仁心安體健、生活幸福！

楊光

---

昨晚就寢前查閱伊妹兒，看到“難說再見”，徹夜未眠。我不相信、我不願意相信，這個唯一接受刊登我的“狀告海關案跟進文”的中文紙媒，會不存在了！幾天前，我才將父親李銳為《爭鳴》雜誌創刊四十年寫的賀詞傳給編輯，他在賀詞的最後說：“衷心地祝願《爭鳴》越辦越好，繼續為用自己頭腦思考的人們提供一塊交流和爭鳴的陣地”。再怎麼也想不到，這個為讀者和作者搭架了四十年的“爭鳴”平臺，會在她四十歲生日的這天被拆下。《炎黃春秋》被搶後，中國大陸已是一片白茫茫真乾淨，難道香港也快了嗎？！

“血總是熱的”。我相信《爭鳴》同仁曾經堅守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品格是會被她的讀者和作者永遠記住的，是會被珍視和繼續弘揚下去的。

李南央

2017·9·30

---

爭鳴編輯部、百家出版社：

驚悉二零一七年十月號是貴刊出版四十年最後一期，告別詞讀來有點傷感。的確，你們的事業很不容易，但歷史會永遠記住你們的貢獻。

楊文彥

---

編輯先生/女士：你們好！

承蒙寄來告別信，謝謝！40 年堅持，多少不易！作為老讀者和老作者，既深表遺憾，又能

夠理解。願柳暗花明，不久又一村！

480期作為告別一期，鄙人亦有《關於朝核和北韓的三個判斷》一文刊出，殊感榮譽。貴刊仍寄發贈刊否？鄙人尚未收到。如遺漏，請予補寄，並請勿忘在封面蓋上“贈閱”章，以為紀念！謝謝，並致

敬禮！  
齊道聲

---

爭鳴和動向編輯部的各位女士和先生，你們好！

謝謝爭鳴和動向雜誌在這麼多年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我將永遠懷念和你們的合作。雖然雜誌停刊了，但是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無論在世界的什麼地方。

祝大家身體健康，一切如意。

王維洛

---

編輯先生台鑒：

余深愛貴刊，驚聞爭鳴、動向十月止，深感痛惜。區區讀者，無回天之力。唯願歷年編輯部成員、讀者能於雜誌各得其所。本人因事，未購本年度六月、九月之爭鳴，請問今時仍可補購否？若可，煩請提供補購辦法，親身領取抑填寄支票付款，若能告知，感激之至。

祝編安！

一位忠實讀者

---

清晨聽《自由亞洲廣播電臺》報導得知《爭鳴》《動向》停刊的消息，聽後無比痛心疾首。四十年，全球華人最有影響力的政論期刊，為中華世界作出了多少貢獻！為中華民族的進步進行了多少抗爭！

這兩天心情悲涼，特別酸楚。真是惜別依依！今后上哪里能夠找到我們的譽滿全球的期刊？痛心！真不敢想像，今後人民再看什麼？很多有良知的高級知識份子以後怎麼辦？！

讓我向《爭鳴》《動向》編輯部全體編輯、工作人員致以感激和敬意！

(俄羅斯) 田園 2017、10、5

---

日前收到來函，驚悉《爭鳴》與《動向》即將停刊，十分難過。

在過去的 40 年中，《爭鳴》與《動向》暴露、批判中共的專制極權與貪腐，積極推動自由、民主與人權，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我個人與其他很多友人（包括丘宏達教授）大力支持《爭鳴》與《動向》始終如一。

感謝您們的努力、奉獻與貢獻！

楊力宇

2017 年 9 月 30 日

---

《爭鳴》編輯部：

突然得悉《爭鳴》將在出版 10 月號後停刊，心中滿是不捨和深深的遺憾。我 86 年移民香港前，在國內就知道香港有一本很有名的政論雜誌《爭鳴》；移民香港後買的第一本香港雜誌就是《爭鳴》。約自 88 年年末起，我開始嘗試給《爭鳴》投稿，最初都是寫些短文。屈指算來，我與《爭鳴》的緣份已超過三十年。

我以前一直想給《爭鳴》提供一個建議，就是《爭鳴》應該轉型或新開一個專門討論時政/政論的網站，但一直沒有動筆。互聯網改變了一切，不順著這個大潮而行，必會被歷史淘汰。對平面媒體或曰紙媒而言，報紙的新聞時效性已大大不如網媒，報紙的製作成本更是大大高於網媒；月刊的新聞時效性更是大大不如報紙。所以，《爭鳴》能走過 40 年，已是非常難得。

網上的商業競爭雖然非常激烈，但對《爭鳴》而言，它有個其它競爭對手所沒有或缺乏的**重大資源**，那就是它的**高知名度和數量龐大的忠實的讀者群**。如果把《爭鳴》搬到網上繼續經營，在節省大筆編輯、印刷費用的同時，讓讀者付費訂閱，還是能得到一些收入的。

但時政/政論網站光靠嵌入的廣告收入和讀者訂閱是無法長久生存的，它們必須獲得穩定的財政資助才能生存和發展，若貴刊認為我的建議有參考價值，我可以進一步提供我的建議。

周晉

10/2/2017

再致《爭鳴》編輯部：

剛收到 10 月份的稿費及一件禮物，非常感謝貴刊。願今後能繼續保持聯繫，也希望有再次合作的機會。若可以，望能告知《爭鳴》創辦人溫先生的現況。雖然我與溫先生從未謀面，但一直非常尊敬他。

Danny 周

10/27/2017

---

編輯好！

此時此刻，作者心情與你們一樣難受。

他們倒退，他們瘋狂，這是中國人乃至中華民族的劫數，大約也是天意！但願這個民族的九八十一難早早結束！  
每個國家最終都會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這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  
祝你們平安健康！幸福快樂！

作者閔良臣叩首  
2017 雙十節

---

要停刊了嗎？令人惋惜！

結束暴政，建立民主自由中國，是自清末以來中國人的追求。香港是中國自由的燈塔，現在卻淪落了，不管是香港還是大陸都到了要救亡圖存的地步！

韓旭

---

惜別！歷史不會忘記您們的貢獻！

晚鍾

---

一定是受到了很大壓力，請將五月期和十月期的電子版發至本人郵箱留作紀念。

李泐

---

爭鳴月刊全體同仁：您們好！

驚悉良師益友爭鳴於四十華誕“被停刊”，深深惋惜、憤怒、惆悵、無奈。香港雖好，終非久留之地。萬望同仁善自珍重，再創輝煌。再次感謝爭鳴多年來對我的關愛。後會有期。

握手  
四維謹於悉尼

---

沒想到，太遺憾。這標誌香港完全淪共。

讀者、作者朋友高度評價你們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奮鬥的功績，並向你們致謝、致敬。祝編輯們萬事如意。

山林居士

---

驚悉貴刊停刊，不勝惋惜之至。我們又少了一個為民主發聲的園地，請各位多保重，祈在不同的崗位上繼續為中國民主化奮鬥！致敬禮！

李大立上 10/10

---

尊敬的主編：您好！

感謝這些年來貴刊幫我發稿。貴刊的停辦，是香港出版業的重大損失。

這些年報刊都比較難辦，因為人們越來越多從網路免費掌握新聞、獲取信息。報刊開辦自己的網站，並將內容發到網上，將會進一步導致紙刊發行量下降。如果不能通過網絡收費彌補損失，處境勢必越來越困難。

其實，《爭鳴》也可以續辦，但不出紙刊，僅出網路刊物，這樣成本下降，時效性增強（比如轉為半月刊）。另外，網上刊物可分為收費欄目與不收費欄目：不收費欄目所刊登文章，不向作者付稿費；收費欄目所刊登文章，向作者付稿費。

海外一些民運刊物，儘管不付作者稿費，都有作者主動投稿，畢竟批評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等問題的文章，刊登渠道有限。但因為不付稿費，這些刊物難以吸引好的稿件。

此致  
敬禮！

林啟

---

致爭鳴編輯部：

與爭鳴為友好幾十年了，突然獲知停刊的消息實在太遺憾了，今後將失去這份寶貴的精神食糧，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無比不捨。

我已是 80 開外的耄耋之人，只好等著收到最後一期寶貴的爭鳴。

祝中秋佳節快樂!

洛杉磯 橙縣 駱先生

2017年10月3日

---

編輯先生：您好！

謝謝貴刊的大力支持，拙作得以在最後一期發表，很榮幸，這一期就很珍貴啦！

由於本文末提到八十年代的志士仁人 50 餘位，希望分送每人一本，留作紀念。煩勞之處，不勝感激之至！

謝謝貴刊一直以來對我的極大支持，拜讀貴刊受益匪淺。

俞梅蓀致敬

2017·10·9

---

假期關係，今天才收到最後一期的《爭鳴》與《動向》，望著悵然。真的在此與你們依依惜別。

向全體爭鳴同仁致敬！  
完成了歷史任務，大家辛苦了！  
雖然很不捨！

請保重！  
珍重再見！  
祝  
諸事順利

林保華  
楊月清

---

謝謝爭鳴、動向幾十年的風雨陪伴。停刊怪可惜的，也不得不表示理解。  
希望各位堅持初衷，繼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出力加油。身體健康！

美國讀者訂戶

---

很遺憾得知《爭鳴》《動向》停刊的消息，這兩本雜誌陪同我在加拿大度過了近三十年，是我的良師益友。

85 歲老讀者 J.Gao

---

聞貴刊停刊，深感遺憾。哪里去找一個這樣勇敢、明智宣揚民主、法制、人權的同樣的月刊。這是文化界的一大損失，同時我也有一絲失落感。

楊十郎  
2017,10,13.

---

### 存在一時 價值永恆

郭羅基

聽到《爭鳴》、《動向》停刊的消息，先是吃驚，繼而哀傷。

《爭鳴》、《動向》陪伴我走過了一段很長的人生路程，不忍依依惜別。

《爭鳴》、《動向》創刊於上世紀 70 年代後期的香港。在當時的大陸，港臺關係還是大忌，很難得到來自香港的準確信息。1982 年，我作為“自由化冒尖人物”，被鄧小平從北京發配南京，黨組織給我捏造了一條罪名，說我“和香港有聯繫”。沒有聯繫，非說我有聯繫；如果真有聯繫，那還了得！

偶爾看到一本《爭鳴》，已是傳來傳去傳爛了的。想起 1949 年以前，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搞學生運動，一張幾十天以前的香港《文匯報》，傳來傳去已成碎片，進步學生還讀得很起勁。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 40 年代到 70 年代，中國仍是老樣子。

1979 年 3 月，我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於《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這是大陸第一篇評毛、評毛澤東思想的文章。文章經時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批准才得以發表。後來看到一期《爭鳴》的舊刊，它在 1978 年 8 月的《思想突圍》中早已提出對毛澤東思想必須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思想解放，《爭鳴》走在前面。打破封閉，實行開放政策，曾一度允許《爭鳴》進入大陸。由於它的批判鋒芒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經，再度遭禁。

我到美國後才真正“和香港有聯繫”。

“六四”以後，我向法院起訴共產黨，經歷起訴、上訴、申訴的程序，最後一件是《公民上書》，長達五萬字。1993 年，陸鏗將它分成五部分，向香港的五家刊物推薦。在《爭鳴》發表的是第一部分，題為《來一個人民護法運動》。這是在《爭鳴》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1995 年，我應邀參觀在紐約舉行的“溫輝水彩畫展”。首遇溫輝，一見如故。當時我已轉到哈佛大學法學院，寫了一篇法學方面的文章，準備到哥倫比亞大學徵求意見。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時，參加了“憲政和中國”的項目，結交了一批法學界朋友。口袋裏裝有文章的打印件，順便給了溫輝一份。他很快地瀏覽一遍，說：“不用徵求意見了，就交《爭鳴》發表吧！”我說：“可能還要修改。”他說：“沒問題，發表前還有時間，你把修改意見寄來。”哥倫比亞大學的朋友們沒有提出什麼修改意見，就這樣發表了，題目是《論“收容審查”的違憲性》。後來“收容審查”被廢除，不知是不是《爭鳴》發的這篇文章起了作用。這是我與《爭鳴》直接打交道的開始，以後就頻繁往來了。溫輝和明蕾常常催稿，有時還命題寫作。一次，文章較長，溫輝叫我分成兩篇，以便《爭鳴》、《動向》各發一篇。我的不少文章都很長，除了我，《爭鳴》上的文章少有連載的，我的有一篇文章竟連載了五次。大概有兩年的時間，《爭鳴》每期都有我的文章。現在盤點一下我發表的文章，《爭鳴》64 篇，《動向》6 篇，加起來整 70 篇。以前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刊物上發表過那麼多的文章，今後恐怕也不會有了。我的一些在網上頻頻被人轉發的文章，大多出自《爭鳴》

》。

《爭鳴》、《動向》雖不能進入大陸，大陸客遊香港回程時，總要在機場買幾本帶回去。《爭鳴》、《動向》的主要讀者群是在大陸。一個出版社辦兩本雜誌，如果不是內容吸引人，焉能堅持40年？

《爭鳴》、《動向》對中國自由化、民主化的啟蒙作用，人所共認。

一個刊物，和一個人物一樣，它所起的作用，匯入歷史，滾滾向前。它的存在是一時的，它的價值是永恆的。

2017年10月16日於美國奧馬哈  
《爭鳴》、《動向》告別刊讀後

---

<爭鳴>編輯部

我從2009年起向貴刊投稿，迄今八年餘，幾乎每期都蒙貴刊採用，而所有稿酬均按時寄達。對貴刊貴社會計如此認真負責的工作不勝感佩。在此惜別之際，再次表達由衷的敬意與謝忱。

爭鳴這個民主的發聲平臺停刊，令人十分遺憾。但我希望貴刊能將四十年中每期的寶貴文字資料和作者信息完整保存下來。相信對將來研究中國與香港民主進程的史料工作者，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在此，特向貴刊全體同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與無盡的惜別之情。專此佈達。祝諸位在今後的民主征途上奮勇當先。

作者與讀者 盛言  
10.17/2017

---

尊敬的「百家」諸君，您們好：

今天才「執筆」，但此刻老朽我仍無限傷感和惆悵！

10月1日，買來《爭鳴》，定睛細看：「《爭鳴》《動向》告別讀者」！心中一驚！連忙翻開細讀，果然：「《難說再見》……惜別了……全體同仁」，熱淚終於奪眶！惜別信中「不接受任何資助的純民間刊物」一句，眾所周知，黨國對意識形態的管控、鉗制，現也不一定都靠暴力了。但你們卻每期都提、催作者收稿費——記憶中我曾投小文章予《爭鳴》發表，事先已表示不要稿費，但貴社卻仍堅持寄了來！細微處見精神。

煩擾了。但仍誠祝：《爭鳴》《動向》生日快樂，她們已永遠和我們在一起！願朋友們珍重！

貴刊40年老讀者何仰捷敬上

2017年10月13日

（刊物創始時，我尚未回歸香港，但本港親戚一直都有帶她到廣州給我）

---

爭鳴、動向編輯先生暨同仁公鑒：

大家好！荷蒙 貴刊惠贈爭鳴、動向合刊一冊，曷勝感謝！唯令人傷心難過的是，為何爭鳴與動向創辦了四十年，在國家最艱難，最需要支持的時候，突然停刊？相信是否受到壓力所致？

中國前途太荊棘了！人民被迫失去了鬥志，台灣又遭共匪分化，不堪一擊，海外內同胞皆悲觀，唯祈望爭鳴勇敢擔當責任，救國救民，復興中華，弟之想法未知是否妥當？敬乞賜教！  
敬頌

時祺！保持聯絡。

洪先生謹啟 2017  
年 10 月 10 日

---

《爭鳴》雜誌所有同仁：

收到貴刊寄來的告別信和稿費，不禁悲從中來。想起一句古詩：“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這幾年來，我為之寫稿的幾個香港雜誌，以推動中國民主事業為職志的，都一一停刊。貴刊已經堅持到最後了。

還記得 2006 年 5 月的一天，溫輝先生從美國打電話來。這位德高望重的老新聞工作者，親自邀請我為《爭鳴》雜誌寫專欄。我記下了他當時對我的囑咐：主要寫歐洲，對中國有借鑒意義的，寫得隨意、生動一點。

我遵命，從此與貴刊同仁合作。你們的工作認真敬業。身為作者，我在與你們的合作中獲得長進。我相信，你們為爭取新聞自由所作的貢獻，將不被歷史遺忘！

祝願各位同仁一切順利！

茉莉於瑞典  
2017-10-26

---

編輯先生/女士： 你們好！

貴刊停辦，實在至為遺憾！一處可以說說話的平臺倒塌了！至少我是在貴刊這個平臺上說了一些我想說的話。真想不憚問一句：各位編輯先生/女士有無下一步的打算？其實，如果是經濟問題，我想只要是真心想說說話的作者，恐怕大多並不在意區區稿費吧？我不便妄自猜測。如果貴刊及各位編輯今後有新打算，我會盡綿力！如可能，仍盼保持聯繫。謝謝！

楊利民

---

Dear Editor

It is one of the saddest days in my life to learn that the two magazines are stopped publishing. For a moment I was shocked and felt lonely and lost. I have a long history of reading this type of magazines since the mid 70's. Now, one after another they all disappeared under the deteriorating political pressure in Hong Kong. It is a sad day for all of us and Hong Kong people.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J · Wong

---

爭鳴編輯部：

突聆「再見」二字，爭鳴、動向兩刊皆停刊了，恍聞晴天驚雷，頓時不知所措，難過極了。本人自從八零年代去國以來，就與貴社二刊結緣，至今三十餘年，從未停止過，且逐年裝訂成冊，保存至今，無一缺失。貴刊是我們海外華人和祖國牽連的一條韌帶，靠看你們，我們才得知祖國發生的大小事情。現在，這韌帶斷裂了，祖國的一切變得迷濛，我們這些還未忘記方塊字的海外華人，就真的成漂泊無依的孤兒了，怎麼不感到痛澈心肺！

這麼受人愛戴的刊物，已經挺立了四十年，到了不惑之年，怎麼說停就停了？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是受到強大的壓力吧？我固知壓力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是靠貴刊同仁的毅力頂住了。

自從與貴刊結緣，使我明白了更多的道理，了解更多的歷史根由，和更深切的黨派虛偽。紐折帶斷，至於退回訂費之事，已非在我的考量範圍之內。若果貴刊同仁計劃在若干時候創辦另一刊物以繼爭鳴之後，則餘下之區區款項可移作預訂之費用，時間長短，決不計較。如果未有此項打算，可否在港代購幾本書寄來？不足之款項，自會按時如數奉上。本人年齡已大，回港已是難能的了，又不想閉目塞聽地了這餘年，才向貴社提出這格外的事情，幸勿見怪。

此致 敬禮

T.C.CHOU

Oct.15,2017

---

陪伴了我四十年的好雜誌

致：爭鳴雜誌

當年，能夠批准從中國大陸出境，是千千萬萬人羨慕的一件大事。到了香港不久，我就接觸了《爭鳴》雜誌，從此未曾分離過。就算回到印尼故鄉之後，我都千方百計購買這精神糧食，曾經在到美國旅遊時在唐人街買到而直接由美國郵寄到正禁止中文書刊的印尼，證實了從美國郵寄的印刷品沒有檢查而安然收到。我也想盡辦法投稿，寫出自己內心的話；更四處宣傳叫人看這本世界上最好的刊物。

風雨同舟 40 年，突然結束，心裡沉重，萬般不捨。但明白如何做到永恆不變？而自己都已進入古稀之年，始終都會離開凡塵，還能怎樣呢？傷感之際也唯有接受現實。期望中國真的出現新時代，結束一黨專政，走上民主大道。也讓《爭鳴》真的完成歷史使命！

向飆

**覆讀者**

關於「本刊銷路一千」

爭鳴編輯先生：

我是你們的老讀者。近日有報章說爭鳴銷量僅一千本，讀者訂戶八個國家，是否事實？

老讀者上

老讀者：

您這個問題，還有其它讀者來電詢問。我們也想澄清一下，銷量一千本不是事實(只香港國際機場銷售點已千本)。

至於讀者訂戶有八個國家也不是事實。多年前讀者訂戶有一百零一個國家和地區，因可在網絡上免費看到雜誌一些文章，但還是有 55 個國家和地區（請參閱「爭鳴讀者訂戶遍六洲」彩頁）。

編輯部

---

讀者訂戶們預付的訂費，退款手續正在處理中。

謝謝海內外朋友們過去 40 年的鼎力支持，祝生活愉快！

百家出版社會計部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再致)

敬愛的爭鳴、動向編輯先生暨全體同仁：  
大家平安、大家好!

意料不到突然來的聲音，《爭鳴》與《動向》告別讀者「難說再見」，令我傷心，哭不成聲，因為我從今天起失去了一位似父母親的長輩。

多年來，爭鳴的編輯先生們，與我從未見過面，他們貴姓大名我都不知道，但是四年前我住院開刀做手術，他們竟會賜慰問函來關心，令我非常感動；今天將要分別，又送我一支寶貴的派克筆，令我難受，這種隆情厚意豈能容易得到呢？

我內心一直在想，為甚麼《爭鳴》《動向》要停刊？

因為這是社會、國家、世界的大損失！不但是我痛心更令世人痛心。

話說回來，每月出版兩本雜誌，也實在是夠累了。祈望我們繼續保持聯絡，因為我們是一家人，永遠在一起不能分開。謝謝!!

敬祝

諸位長輩編輯先生暨同仁們

幸福健康生活愉快萬事如意再創偉業!

讀者洪先生謹啟

2017年10月30日

親愛的爭鳴編輯:

在此我以最忠誠的讀者給你們一信，整整十三年了，《爭鳴》與《動向》從來沒有間斷閱讀的兩本雜誌，無論身在何處也十年如一日要看的書刊，那怕現時我身在香港懲教所，也讓我看完最後一期合刊第480、381期，很特別的數字，也在這個深秋得到共鳴。我失落與憂傷，正如你們所說的「難說再見」，明白到不受任何資助的刊物，有種天涯何處的感覺!

我以後如何能尋找一本類似的刊物來替補?

在牢中的日子，對於在權位經濟上，我曾犯了重大的錯誤，我錯了、我反省了、我接受了。感謝你們幾十年來風雨無阻的努力，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做到盡善盡美，難能可貴。與我同行十三年，人生沒有多少個十三年，我會珍惜珍愛，有一種咫尺天涯的複雜心情，但無論如何，希望貴刊所有同仁有更好的出路和將來.....。

如有更好的書籍和刊物請寫信推介給我，謝謝!

祝安康、順景、快樂!

此致

敬禮!

香港懲教所一名在囚讀者

2017年10月25日